

不安定的靈魂

陳翔鶴

1927

不安定的靈魂

目 錄

See !	1
悼——	17
西風吹到了枕邊	37
螢子	55
姑母	83
不安定的靈魂	113
他	

See!.....

“我的上帝啊，你給我一些安寧罷，我實在太樂了，樂得不可支持了！我的肺肝，彷彿是吹脹了的輕氣球一樣，容量已經達到頂點，要是你再一噓氣，像那麼吹得動鵝毛的輕輕的噓一噓氣，牠就會炸裂了。”從前夜間，在合眼之前，我總是愛這樣的祈禱，但是現在可不同了，因為我已經覺查了，上帝不會給與我以恩惠，忽略了我的請求；這是由經理先生對我的那雙翻白的眸子內看出來的。至於一說到

那一隻老公豬，老壞蛋，也真是使我要氣得發昏！我瞧着他那一張起油光的大肥圓臉，扁的鼻子，闊的嘴唇，往上翹的幾根貓鬚，時時刻刻都好像是提醒着我，叫我伸過手去，將他那刻不離口的劣質雪茄奪了下來，摔在地上，用足踏個粉碎，而且更迎面的給他幾拳，然後才能使我感覺得一種暢快，但是這那能够呢，他是我們經理先生，而且這地方又是那麼的有趣，使人不想離開。

“第六號伙計，你是發狂了嗎？怎麼你總是愛毫無禮貌的，一人坐在屋角裏咯咯的笑！你知道嗎？你必須知道，這是爲館內規則所不許可的。

而且近來許許多多錯謬的事情，都似乎專門在你一人身上發現——如像常來的那位王小姐失掉了絲領巾之類——你是失其知覺了嗎？你何能自辭其咎？這樣是太不成話了！”他有一天單獨的叫着我一人，怒氣冲天

的說，而同時他那兩隻鬼眼，也更是白了又白，翻了又翻。

“先生，這能只怪我一人嗎？失掉了東西，是我們大家都應當負責的。我的發笑，是自有我發笑的理由，在世上不會有無原無故便能發笑的人。”我咬着牙齒，仍然強制的，很禮貌的回答他說。只是他却分外的暴躁了，他覺得是傷了他的尊嚴；他將他那大肥臉漲得通紅，在上面的油光，也仿髻是要滴將下來。而在那時，我的怒氣也是直沖到了腦頂，拳頭握得緊緊的，正預備着立地的猝然一擊，懲戒懲戒這這不識高下的蠢物。但是這能說不算是幸運嗎？不想在一轉瞬間，從那臃腫的肢體上，我便發現了一件，我平時極常見，而又看不厭，極可笑的東西；他那個大肥頭，一張大圓臉，不知是爲着怎的，竟至忽然的由圓而變爲方，更由方以變爲長，拉長，拉長，拉長得一直到有如驢臉一樣了。你瞧，那是多麼滑稽啊，

他那時如黃豆般大的小圓眼珠，只是不住的在長額下滾動，扁的鼻拉成了長形，在驢子的嘴唇上，竟長出一大撮威廉式往上翹的鬚鬚來。我還能恨他，打他，向他回罵嗎？不能，我真是笑死，笑得簡直是直不起腰來。

“你瘋了嗎？”他怒吼道。然而我那能管他，我只是一人不言不語，忍笑的走開。

“坐在屋角發笑，”這確是我近來一人獨自消遣的新鮮玩具，但這又怎能令我不得樂且樂呢？他們，那些來來往往的顧客們——太太，小姐，老爺和少爺——無論他穿着的是漆皮輕便式的跳舞靴，或者是閃閃發光，精緻優美得令人想摸牠一摸，吻他一吻的白花緞女鞋，燕尾服，高禮帽，白手套，或者是長腰短袖的綺羅旗袍，花園巾，用香水浸濡過的各色絲織手絹，……但是在他們步步增妍，肢體婀娜的雙肩上所扛着的是甚麼？你怎能不笑，要使你看見時，那一張一張的臉，各式各樣，每一小

部份都不相模擬的臉，圓的，如皮球式的，方的，如豆腐干形的，扁的，如扁豆形的，還有那長得如冬瓜一樣的，至於那紅紅白白，深深淺淺，各種不相同的顏色更是無論了。他們笑起來，口角的移動，由兩唇起點，直繙裂到腦後面去；圓臉的，仿髭是從下面開了一道細長的橫線，同上面向下彎曲着的，長的雙眉遙遙相對；長臉的，真也如從上唇起便脫了節一樣，下顎完全不可得見。他們的笑語，他們的愁容，一例都分辨不出來，仿髭同樣都是在那裏擠眯着滑稽的鬼臉，人總是有他的人形罷，然而這一些臉，那一些鬼臉。

而且這一班奇異的戲子，從他們擠眉眯眼的怪像中，確又彼此的裝做出些溫文爾雅的舉動來，女的，揚着她那張石灰色的粉臉，搖着頭，露着牙，在那裏假意嬌羞的弄媚，而男子呢，更時時故意的將他們烟捲從口裏取下，用手輕輕的撫摸着光而圓的下顎，斜着眼，聳着

肩,呆望着他們的異性侶伴,極貪饒饕餮的微笑,貢獻着慇懃。朋友們,你來看看罷,看看罷,看這一些使人難以忍笑的怪臉!但是你們却又不可只是向他們呆呆的,不轉眼的瞻望啊,不然,你們便會失敗了,——理智的失敗——就是連你五臟也會受起累來。笑笑,浮動,浮動一張張醜臉的浮動。笑笑,忍不住的笑的顫慄,你的腸胃,恐也將失其容忍性了。然而在我,一個大 Restaurant 的侍者,怎樣辦呢?我的職業,便是不斷的在他們身邊奔忙,侍他們的色笑,能够忍着不瞧,更能够因此便忍住不笑嗎;而且笑也是人類的本能。於是,我便不自禁的……“屋角”,在這樣的一小塊地方,我想,我總可以得有權利去放開一切,盡量的發揮我的本性吧?然而,經理先生,這或許只有上帝能够原諒寬容?

☆ ☆ ☆

在不幾天以前,有一位太太對我們同事,

第八號伙計說，“你們那位蓄長頭髮戴眼鏡的伙計呢？怎麼不叫他來？”於是我便不得已的立馬走了過去，“太太湯太淡一點嗎？可是要香檳？”我低下頭去，抵着他的耳邊輕輕的問。其實我那裏會不了解她們的一切特有的脾氣和性格？——正也如玩猴戲的人知道猴猴的性格一樣，一點也不是怪異——在他們的雙眉一蹙，雙眼一動，或者是偶爾的將刀叉暫時停着不動時，像這樣，我便會知道，這一定又是廚司的不小心或者是她們正想念着她們男性的朋友，想打電話給他，約他來這裏晚餐。她，這一位中年的女人，她現在想着甚麼，需要着甚麼呢？她望着我，默默出神的望着我，唉，言之可羞啊！她或許是需要着我這頭上細柔蒙茸的長髮了，但這那能成，這是我一生中，惟一可以驕人的部分。“豪華的女人們都是頂不知道羞恥的，”老練的同事某君曾經對我說過，現在可果真證實了，她真是一個不

知道羞恥——女人的最美的德行——爲何物的怪東西。她望着我,我也望着她;我望着她那陡然變了形的石灰色的長方臉,而她却用眼死釘着我那頭上蓬披着的捲髮。“太太,還要旁的菜嗎?新到的桂花魚是極好的。”我實在有些不耐煩了,所以才又動問式的提醒着她。“好,來一盤罷,”她歎了一口氣之後,不得已的轉頭過去說。我走開了,我回到我自己的“屋角”裏,於是又痛痛快快的暢笑了一大陣——笑她那雙發閃光的狗眼,笑她那如狼樣的滿口雪白的尖牙,……但總言之,我不僅只是在笑她一人,實在是笑着一切。

因爲這位太太的原故,不禁又令我聯想到那失掉了絲領巾的王家小姐身上來,我的職業不是作賊,而且用我平時人格的擔保,也是決不會使人疑心我到賊字上去,然而我確是這贓物的主犯者,我是存心如此的,而事後我也很滿足我的行爲,我很驕傲的竟做了這

領巾的主人翁。回到了家裏到夜來,我便抱着牠睡覺,擁着牠狂熱的接吻,我沉醉了在牠香霧之中,在牠香霧之中飛騰,上天入地。夜夜都是如此的,自從我佔有了牠之後,自然這也是用不着甚麼慚愧或是懺悔。然而從實際上着想,像這樣,又怎比得過王家小姐的雪玉頸項呢?不如她,不如她的溫軟,不如她的細膩,不如她的綺麗,更不如她的一切,但是在我却依然是感覺着得意滿足,因為我已經是有着香味——她的——從她肉體,毛孔內所浸透出來的香味——以此我便可以借此去幻想一切,到了最後或許她的全體,她的全軀體,都會終歸為我所佔有了。這一些都是夢?不,我也是不敢自斷。

前天晚上,那位老是愛呆瞧我的太太又來了,其實我對她能有甚麼反應,除掉結果還是惹人笑得肝腸寸斷而外。不僅是她,(哼,一個已經中年了的婦人!)就是那社會上素

負豔名的太太小姐們，在我看來，又值得甚麼？也不還是一張一張的醜面具臉，奇形怪狀的臉，惹得人不止息的發笑罷了！可憐那位妄想着我優美頭髮的太太，她起身，在我服侍她披上外套時，她還將兩張十元一張的鈔票，悄悄的塞在我手裏，輕輕的問我道：

“第六號先生，你用的是那類香水？氣味是很不錯的。”

“Cyma，”我信口的回答她說。

“在那兒買，你也能告述我嗎？”

“這是法國貨，各大公司裏都有，太太。”

這是一件罪過，不負絲毫責任的信口雌黃，Cyma，我彷彿記得是在鐘表上的一種商標，而我現在却隨使用來搪塞他人誠懇的質問，能不說是罪過嗎？其實在我自身，這也是極難于措置出一種忠誠的回答，因為這種不可剖析的芬芳，實在是她自己平日極親密的朋友，王家小姐領巾上所熏染給我的。就是在

我，平時即以嗅覺不凡自命的我，曾經苦苦思考過幾整晝夜，也是得不出絲毫的結果來。玫瑰，濃而帶濁的玫瑰，我能覺察得出；茉莉，芳而不雅的茉莉，我也能覺察得出；紫羅蘭，清而且馨，我平時極讚美的紫羅蘭，自然我更是可以立馬的辨得出；然而，這種香味，這種氣息，我更何分，能以爲力，就是費去了我整年整月的功夫。因爲這是她的，這是她的啊！

☆ ☆ ☆

天天都在期待，盼望，焦急中過日子，然而馨香禱祝的她，自從一去之後，依然是渺如黃鶴。笑着，“笑顛着”的生活，已是完全不行了，夜裏抱着領巾也是不能安眠，就是白日裏，整天的緊張着兩眼，瞧着過往勞來，嘻嘻笑笑的人們，也是毫無趣味，雖是仍然照樣的瞧瞧，笑笑，臉去臉來，不住的玩弄着我悲哀無聊的戲法。以後呢？……而且，在經理先生方面，又是重新地提出警告，“不許無故的痴笑！”

“不許無故的痴笑!”他連三連四嚴厲命令式的說。老實說罷,我實在是不願讓他污穢的兩頰,染污了我清白的手,不然,他那一張驢臉,(變態時的驢臉,常態時的豬臉,)早就在我的‘隻拳’之下粉碎了。

仍然是忍耐着生活,雖是領巾的香味,已在空氣中慢慢的消失了,而且在夜間我仍是讓牠在我懷中睡眠,因為我的盼望依然是繼續着,我自己也是在盼望中苟且生活。並且在我意識中,我確又不肯相信,以為香味的湮散便是希望的破滅,所以我依然是盼望,盼望,
.....

不過在另一方面,最苦的,就是時時刻刻都得留心着經理先生無禮的侮辱。人生真是苦啊,在生活中,總是長期不斷的遭受防禦着盼望和侮辱:像這樣,在我所經過的,已經是不止一次了。

哭是無意思,笑是無意思,生活也是無意

思醒與睡都更無意思，“臉”，“笑”，這於我有絲毫關係嗎？我到現在實在是不能再笑了。

“朋友，還是尋一點旁的樂趣罷，像這樣的生活不是長法呢。”一位關心我的老年伙伴，很懇切感慨的勸告我說。

“還更有其他新穎的發現嗎？請你告述我。”

“正多着呢，這些都是與老同時並增的，我比你年老一點，所以知道的，也能比你更多一點。”

“那嗎，勞你駕罷，立刻，朋友！”

“既然都同是了人，還有甚麼呢？青年們，只要你稍爲改一改方向就得了。”

“甚麼？甚麼！我不了解。”

“自然仍是出不了你五官——這才是你終身離不掉，磨不消的真正叛徒——運用之外，朋友，你自己去仔細思量思量罷。”

“甚麼，甚麼？說明白一點！”我實在有些

按捺不住了。

“看，聽，嗅，……這些都是五官。”他一點也不着力彷彿是自言自語的說。

“直截一點我的朋友，我請求你！”

“你喜歡快樂嗎，伙伴？那心尖酸癢，周身發顫的快樂。”

“怎的？自然，自然！”

“那嗎，你依然是看，看，看，……”

“那兒？那兒？竭力求說清楚，乾脆一點，愈乾脆愈好！”

“不要發急，自然是有使你心尖發顫發酸發癢的地方。”

“說！說！說！……”我不自禁的便狂吼了起來。

“這就是說，仍然請你運用你的眼睛，不過轉過焦點，讓牠們不要去瞧那些醜惡的東西，——怪臉——這於你是很不利的。

你只應當將牠們放在適當的地方，最好